

老子春秋

景元华 / 著

楚庄王以老子之计复国
子通过了十二大臣的诤辩，李宗与周灵王同时诞生
老子译九鼎《山海经》，老子入主成周洛阳藏宫
长桑子与四徒下山，长桑子与老子在王宫打赌
一场赌七条命，长桑子心灰归山，老子决心闭关
洛阳藏宫老子入藏房，楚庄王至死未能再见老子
老子为周定王解说生死，姬泄心初见老子
老子悟道生死，瞿叟卖富贵，尹喜买富贵
尹喜离家为读书，晋厉公乱政，瞿叟斗琴辩吉凶
栾书，中行偃逆政，千里送友，师旷初会苾弘
太子泄心岐山祭祖，雍州城尹喜教琴儿
尹喜得太子泄心通关玉符
瞿叟的富贵，师旷与草楼隐者斗问，斗琴遇知音
乐时空不能隔，老子、师旷、瞿叟共奏《凤还巢》
师旷阅镐京藏，世界的八极，魏绛聘李宗入魏国
师旷自艾双目
师旷自焚兵书，与老子同时悟透心传之道
师旷归晋，太史箴辞老子，李母逝世
老子阅完了洛阳藏宫全部典籍，焚书出藏
老子、李宗父子王城相认

老子衣锦还乡，周灵王大开学禁，老子讲学
老子辨乐识苾弘，尹喜下山，镐京藏永不出世
尹喜过函谷关道，路逢成周五朝士
琴儿弄笛，尹喜知音
琴儿舍生全义，庞忌被诛，尹喜入王城
老子论道深赞庚桑楚，尹喜含泪辞老子
老子师旷合奏箫韶，天下乐会凤凰来仪

老子为周灵王整理天下地理之书
崔杼庆封乱齐，齐有太史季，老子命南史援
老子周游列国，征藏天下
老子入齐，柳下邑初遇展陌
老子预知崔氏城将坏，崔杼与崔明谈论圣人
老子不进崔氏城，苾弘与师论诗乐
老子征史援下藏宫，庆封、卢蒲，谋害崔杼，
恶人用计放火杀人，老子为晏子论门内门外

崔杼、棠姜双双自尽，崔氏城被毁坏
庆封代崔杼专政，老子论火生于木，崔瞿遇水鸟道人
老子离齐去鲁，孔子初见老子
老子为鲁国洙泗藏宫整理典籍，天上地下唯王独尊
弃无用忆其跟随寄蜂翁学盗
弃无用没有练成盗眼，窃了师父的黄金蜂笄
《东夷海经》，老子警语，芒碭山化五百大盗归善



睢水悠悠扁舟一叶，雪地茫茫风过无痕
老子带着一百二十国史回王城，周灵王惊见王子乔
成周之师声高遭嫉，王子朝太子寿一贤一不肖
四大臣调教太子寿，老子教授王子朝
老子避祸去鲁国，无恶不作太子寿鼎门戏楚使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景元华 / 著

老子春秋

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春秋/景元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370-1

I. ①老… II. ①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918 号

责任编辑:陈彦瑾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0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03.75 插页 3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370-1

定价 198.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中 卷

第三七节

楚庄王以老子之计复国

1

不久，楚庄王大军离开了蔡国，起程回师楚国，但见蔡楚古道上军容浩大，旗帜、戈矛、战马、战车、仪仗皆严整而有法度。蔡文侯驾车，一直把楚庄王送出很远才停下，楚庄王停车逊谢道：“君侯，已劳你送了三十里了，回去吧，你济我之德，我熊侣不会忘的，倘能复国，定当回报。”蔡文侯道：“孤只望大王早日复国，永修蔡楚之国好！那你多多保重，孤回去了。”

蔡文侯返车而回，楚庄王望着蔡文侯的背影，暗自感慨：“蔡文侯以柔弱而存国，亦是智者也。”当下，楚庄王纵车同大队人马赶行。

2

成周王城大庙九鼎殿内，大禹王的山河九鼎一字排开列在大殿正中，九鼎殿雄伟瑰丽，庄严神秘。从大殿的户牖射进来的阳光照在九鼎上，折射出诡譎、神异的光泽，而鼎身上那一行行仓颉的文字、一幅幅山海地图，一圈圈螭蛟之纹，更在这光影的变化中显得雄奇、瑰秘！

每只鼎都注满了水，水面如镜。

周定王与太子夷流连在九鼎之前，沉浸在这九鼎形成的独特而庄严的气氛里，脸上充满了陶醉神情，喟然叹息道：“夷儿！这山河九鼎，无形中又躲过了一场灾难，天下覬覦它们的人太多了！”太子夷点头道：“父王，鼎乃天下神器，出世入世自有定数，天地鬼神之所呵护，岂是凡辈所能轻撼？！若人人都能见，都能拥有，它们便称不上山河九鼎了！”周定王深深地望着山河九鼎道：“等老子入了王城，这山河九鼎上所包含的秘密，也就揭开了。”一听此言，太子夷问道：“父王是说九鼎上的仓颉古文和山河之图的秘密？”周定王敛容正色道：“是啊，对于我成周来说，这也许是最大的一桩秘密了，原来武王立国时，嘱其秘密在我王家代代相传，谁知仅

传了二百八十一年，到幽王之时，幽王失国，为犬戎所害，其秘密遂失其传！平王东迁，至今已又九世，我们虽守其鼎，却因文字难辨的缘故，而不知九鼎上的秘密，这不能不说是我成周王于天下的一种最大的缺憾！”

太子夷道：“父王，当年大禹王因开九州而铸此山河九鼎，想必这九鼎代表九州了，各鼎各代一州，所谓雍州、梁州、荊州、扬州、兖州、青州、冀州、徐州、豫州，故其秘密，想来亦不过九州之秘密！是吗，父王？”

周定王道：“夷儿！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禹开九州不假，铸山河九鼎以象九州也不假！但这山河九鼎所代表的九州，却不是大禹王所开的九州，山河九鼎以象禹开九州之说，乃是历来王者欺瞒天下之话耳，包括我们成周历代先王！”

太子夷疑窦丛生，问道：“父王，这是为什么？”

周定王肃然道：“夷儿，其实，我们所处的世界，真正的天下，由大九州和大环海组成！各九州内又有小九州，大禹王所开的九州——是小九州，总不过叫赤县神州，是大九州之一耳！大禹王的山河九鼎，代表的正是这大九州！它的秘密——也是有关那大九州的天下地理秘密！”

太子夷骇然道：“父王，这，儿臣可是第一次听说！”

周定王淡然一笑道：“你感到吃惊吗？其实当年你爷爷说给我时，我也曾感到吃惊！我们自以为已经王于天下了，其实，我们所统治的世界渺小得很，渺小到连这小九州都没有全覆盖！”

太子夷道：“父王，您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先祖——周穆王！他驾八骏游八极，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宇内，是否与这大九州有关呢？”周定王叹息道：“不错！我祖穆王驾八骏游八极，就是为了探索世界的真相，验证大禹王山河九鼎的秘密！可惜，他没有成功！”太子夷忙问道：“为什么？”周定王道：“因为我们赤县神州之外，有四大环海环绕周流着：东曰太平大海，西曰大西大海，北曰玄冰大海，南曰身毒大海！穆王至于八极，见皆是大海，无法逾越，只好回来！其实，天下那八大州尽在四大环海之外，亦有人民禽兽，只是无法相通耳！”

太子夷这才有所悟而点头道：“父王，儿臣知道这山河九鼎为什么叫天下神器了，原来，得了九鼎上所铸的九州那才叫王于天下！”周定王道：“是的！那也是历代王者的心愿！”太子夷道：“可是，父王！若让老子来破译这九鼎文字，势必让他入这九鼎殿，那可与国法不符啊！”周定王道：“按国法旧例，山河九鼎只能为王者所见，诸王子非获太子位亦不能见！我怎能破此常例！”太子夷顿时又疑惑起来道：“那……老子既不能见实物，您如何让老子翻译呀？”周定王笑道：“夷儿！父王早已将鼎文誊录下来，制成了别卷。”太子夷笑道：“父王是让老子看这别卷？”周定王道：“是的！这样，老子就是译出了，也不知这就是大禹王山河九鼎的文字和秘密呀！”太子夷道：“父王，儿臣明白了！”

3

老子、王孙满、太史箴、徐甲的车仗到了伏牛山下，眼见车临汝水岸边，老子忽叫道：“徐甲，停车。”徐甲闻声停下车来，大家也都依次停下车马，太史箴问道：“老子先生，何故停车？”老子手指一小山道：“过此汝水，便是成周国境，再转过伏牛山，我便望不见楚国了！我想在此一停，登高望乡。”王孙满道：“先生真性情中人也，我等就陪先生登高望乡。”

当下老子登彼小山，众人皆默然跟随。

不一时，老子登到了小山顶上，回首南望，此时成周已近，楚国渐远，乡家茫然，唯见绿野空旷无垠，大地苍茫，老子瞻顾之际，潸然泪下。

4

成周王城，天高气爽，雄伟的王城鼎门更加气派，王城的城墙和城楼上插满了旗帜，迎风飘扬，王城的鼎门大大地开着，身着盛服的文武百官簇拥着周定王的大马大辂，在远远的门外静静地等着。从城门口到周定王的大辂，盔甲鲜明的士兵们森严地戒备在两旁，周定王坐在大辂上，搭手远望，这时就见王孙满、太史箴的队伍出现在远远的地平线上，他们的旗帜越来越近，渐渐能看清老子坐着徐甲的马车郁郁而来，周定王兴奋起来，一旁司马玄巨道：“陛下，他们已经近了！开始吧！”周定王点头道：“好！开始吧。”当下司马玄巨高声命道：“奏乐！”

早已准备好的乐官闻声一挥旗，霎时间乐人们那长长的号角吹响了，圆圆的路鼓打起来了，长长的笙管吹起来了——在音乐声中，老子的车马越来越近，离周定王不远，徐甲停住了车道：“主人，王城到了！王率百官出城五百步相迎，这可是成周最隆重的迎宾之礼呀！”老子慨然道：“徐甲，我们这一次，才算大大方方地进王城！”

说着，老子下了车，王孙满、太史箴也下了车，周定王下辂，走几步，迎了上来，老子、王孙满、太史箴、徐甲一起拜倒：“臣等参见天王陛下！天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定王满面春风来到了老子面前，将老子一把搀住：“先生平身，欢迎先生来到成周，朕盼望先生贤趾吉降久矣！”老子感激道：“天王陛下对臣有知遇之恩，臣感激不尽！”周定王欣慰道：“德不孤，必有邻，况先生乃才德兼备之大贤！惜乎楚庄王无道，不能保先生也！请老子先生升车，与朕同乘。”老子闻言推辞道：“陛下，使不得！臣身微而位卑，何敢与王同车，臣万不敢当。”周定王执意坚持道：“老子先生，你今日可是朕的座上嘉宾啊！朕让你上，你就上，何必多礼呢！”

说着，周定王拉起了老子的手，往大辂走去，周定王的大辂金轮玉饰，彩帛流苏，碧缥紫绡，到处嵌镶着宝石，扎束着鲜花，两位内竖在车前俯下身来，跪地礼

呼：“请先生升车，请陛下车！”老子目睹此景，一年以前楚庄王聘他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老子的眼睛一阵迷离——他想起了当日在楚国苦邑曲仁里，楚庄王挽着自己的手，来到了六马大辂前，他的两个侍从跪下来，趴在了地上请自己登车，那情景一如今天——回忆至此，老子油然而心酸，而周定王正用几乎同当年楚庄王一样的姿势让他升辂道：“请老子先生升车。”老子点点头，被周定王扶着，踩上了内竖的背升车入座，接着，周定王也踩着内竖的背升车入座。

周定王的大辂里装饰豪华、舒适，使老子觉得十分拘谨。

周定王的车马仪仗徐徐入城，文臣武士，旗手仪卫，如双龙贯水，随驾收队，护卫着周定王的车马。辂内，周定王问道：“老子先生第一次进王城吧？”老子道：“是的，陛下！臣第一次进王城。”周定王道：“可先生第一次进王城，就惊动朕的金根大辂了！”老子道：“此乃天王陛下恩泽也。”

御马驾六进了城门。

王城内街道上早已是人声鼎沸，人们自城门至王宫的街道两旁夹道欢迎。周定王的路禁甲卫维持着秩序，路旁人群中不时有停靠的车马。

王城里几乎所有的士民都出动了，人们都争相一睹老子风采，在一个街口，一个小男孩依在一老者身边，手里拿着个果子，不安地站在路边，往城门方向翘望！小男孩天真地问道：“爷爷，爷爷！真的能见到王和老子吗？他们什么时候来呀？老子真是生下来就白了头吗？”

老者道：“孙啊，老子生而白头，爷爷还能骗你？你看，这么多人，不都在这里等着看吗？王去接老子了，这就来了，今天，咱们可要大开眼界了，这样的场面，百年不遇啊！”

男孩道：“爷爷，王和老子怎么来呀？走着吗？骑马吗，还是坐在车上呀？”

老者道：“你这孩子！王，当然是坐在车上了，不，严格说不叫车，叫宝辂！王穿着最华贵的衣服，戴着缀满宝石的王冠，佩着价值连城的宝剑，端坐在六匹马拉着的宝辂上，宝辂上装饰着黄金、美玉、象牙、鲜花……”

小孩又问道：“那，老子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

老者道：“老子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他……”

老者刚要回答，身旁三位外国人的谈话吸引了小孩的注意力，三位都是高冠玄服佩剑的诸侯国使臣，一位齐使，一位晋使，一位秦使。就听齐使道：“一个是天下最有权势的王，一个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我们能同时见到王和老子，真是三生有幸啊，这可都是极难见到的主啊。”

秦使道：“听说老子先生博古通今，乃商理太史之后，传承着仓颉文字，天下无双呀！楚王聘他，一字千金，天王聘他，一聘十万石，一聘七十年哪！”

晋使道：“只有才算什么？难得的是他的义气！为救弟子舍身入狱，为救楚国典身来周，楚庄王待他那样，却忠心无二……”

齐使道：“听说为了救徐甲，老子不惜冒犯楚庄王，还把潜心研究的旷世绝学也都给了楚王了……”

秦使道：“楚庄王穷途末路，向王城借粮，可周天王宁愿重金聘老子，而不愿让楚国太子入质，可见老子在天王心中地位非常呀！”

齐使道：“周天要聘老子，一聘七十年，预支十万石俸禄，这等排场气势，天下谁能及？一下子，他天王好贤的名也就出去了，天下人才，也只怕要舍楚而朝周了。”

晋使道：“以王者之尊而迎臣，且迎出王城之外，如此盛大的典仪，只怕开周以来，对于成周定王和老子先生都是第一次呀！这况世盛典——一个大成贤名，一个大成好贤之名，绝佳绝妙呀！”

三使还要议论，忽听鼓乐喧天，街头上人声噪动，人们纷纷喊着：“王来了！王来了！王与老子同车回来了！”

三使闻言，更生惊诧：“什么？老子与王同车？！呀——”

周定王的仪仗车驾已缓缓进了城，走在了王城大街上。

最开始是礼官净鞭白马喝道；其后二红马，马上二侍各举一旗，左旗绣“成周”，右旗绣“天王”；二马过后是三十六人的乐队——六长号，六短号，六笙，六鞞鼓，六长鼓，六路鼓；其后是九旗——一对日旗，一对月旗，一对北斗旗，一对五星旗，一对青龙旗，一对白虎旗，一对玄武旗，一对朱雀旗，一对龙凤旗；九旗过后为六幡——一对黄龙幡，一对金凤幡，一对熊幡；再后是三对羽旗；再后是三十六威士，举威而行；三十六威士过去，又是三十六剑盾；再后是一百金甲虎贲；再后是一百赤甲虎贲；再后是一百玄甲虎贲；再后是一百青甲虎贲；再后是文武百官三百车乘；三百乘后才见周天王的御马驾六。大驾上，周天王拉着老子的手，面带微笑，与老子并肩而坐。

激动的人群兴奋地喊着：“天王！天王！万岁！万岁！”

周定王的御马驾六过去，是五百骑士；五百骑士之后，是赳赳五百执戈士……隐隐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是飘扬的豹尾。

……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知识的尊重超过了一切，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把知识作为了天下的宝藏和财富，然而知识只掌握在极少的人手里，所以，这些人往往受

到王权最大可能的优待和礼遇……老子便是其例，在老子到达王城的当天晚上，周定王为老子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晚宴，成周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朝士全到了。

成周王城，深深的王宫里灯火辉煌，竖役们络绎忙碌，王宫内红地毯、红宫灯、红帷幕，钟鼎罗列，铺陈豪华。长长的大殿上，排列着四排长长的筵席，东、西各两排几筵的尽头，是玄色的雕龙大案，大案前侧，文武百官分东西两厢，各按次序坐。此刻。周定王正坐在那大案之后，身后是一架巨型玄色底赤龙金凤大屏，其前，左厢上首端坐着司徒王孙满，右厢上首坐着老子，席上各有鼎孟之器，庖厨厮役往来添食，在文武百官的中间，红红的地毯上，正有三十六乐人丝管笙笛，鼓箏奏乐，音乐钟磬悠扬，音韵和畅……一时周定王举爵为祝道：“诸位，朕今日宫中设宴，礼宴老子先生，一为其压惊，祝其脱楚庄王之笼也；一为其接风，自今日起老子已为我成周之上卿，即与尔曹同殿为臣也！来，大家一起，举爵，尽饮此酒，庆我成周得贤！”诸臣闻言，一起举杯，面向周定王而行注目之礼，齐声唱贺：“庆我成周得贤！天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时君臣大乐，一仰而尽，但老子举爵，却以袖遮面，把酒三洒，洒到了地下，一直注视着老子的周定王全都看在了眼里，不禁问道：“老子先生，为何悖礼而饮洒洒于地呀？可是朕的酒不好吗？”此言一出，群臣皆静下来，奏乐声也戛然而止，但见老子离席拜倒道：“陛下隆遇，臣何敢悖礼？陛下所用，琼浆玉液，臣何敢嫌言。”周定王问道：“那为何洒洒呢？”老子忧心道：“陛下，臣洒酒三祝，一者敬天地，二者敬天王，三者……”

周定王不等老子说完，径直问道：“三者如何？”老子戚然道：“想我楚国，兵火烽烟，内乱方炽，人民流血，百姓赴死，刀兵所交，都邑成墟，诸人留悲哭伤，臣何人哉，独乐而饮酒？所以，臣饮不下，这三洒之意——意在祝楚国早日平息战火，百姓复归其土，君臣复安其命，去祸乱而致太平也。”周定王闻言叹息道：“老子先生，真古仁者也，如今三洒已过，你已是周臣，国之重臣均为你来，岂可以你之悲，而扫大家之兴？既为周臣，举动当合周礼宴饮才好，朕说的有无道理呀？”老子道：“陛下！臣正是此意！”

听到这里，周定王慨然扬声道：“如此，老子先生又是古之识礼者也！诸臣，咱们再举一爵，尽饮为率！为老子祝！奏乐呀——”

乐声再起，老子归席，君臣举爵同乐，宴饮欢娱无极。

5

楚国缙关将军府内，熊职须发潇洒，冠冕堂皇，手按宝剑，威风凛凛地步入

中军大堂，大堂上文武济济，见熊职来，叩首相应，齐声拜道：“忠于楚王！听于楚王！唯楚王之命，行于四方！万年无疆！万年无疆！”熊职得意至极，踞坐于宝座上，左顾右盼，哈哈大笑，挥手示意道：“诸位爱卿，从哪里学来这些谀词！军旅之中，就不要搞这些俗套了吧！快快平身，各安席端坐，咱们还是以军机大事为要。”

及见各位文武归座，熊职问道：“申霜将军，你将熊侣动静，都探听好了？”申霜应声道：“陛下，熊侣军队，已于今天中午距缙关三里外下寨安营？四十万大军，连营四十里，其全部人马都到了。”熊职点头道：“很好！但不知他的粮草是如何解决的？四十万大军，每天要一万石军粮，五千车草料，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呀！”申霜道：“陛下，据细作报告，是周天子动用了国家储备供给了楚庄王粮草，周天子还传谕齐、鲁、曹、卫诸国，要支持熊侣复国呢！”

一听此言，熊职勃然怒道：“好好好！这些国都不买寡人的账！那蔡滑郑许诸国呢？他们出兵没有？”申霜道：“也只是观望而已。”熊职思忖道：“这就怪了，周天子及诸国本来恨熊侣入骨，如何……我明白了，想必是熊侣拿太子质于成周，达成了密约！唉！可恨！都是寡人疏忽，当日走了太子申，从密道中出去了！”申霜道：“启奏陛下，熊侣本想拿太子为质，换取成周的支持，可成周不同意！”熊职顿时生疑道：“那是怎么回事？”申霜道：“成周向熊侣要了一个人作为支持条件。”熊职闻言大骇道：“谁？在天子心中谁的位置比楚太子还重？”申霜道：“老子！熊侣用老子换来了成周的支持。”

熊职一听，嗒然若失道：“哎呀，原来是这样啊……老子入成周了，”申霜道：“老子入成周了，熊侣用老子换了十万石军粮，五万车草料，现在，熊侣可是粮草充足啊！”熊职皱眉道：“如此一来，这仗要费点事了！”申霜道：“陛下，何必担忧，臣已按照您的吩咐按名索人，把熊侣那边四十万楚军的父兄子弟都集中到缙关来了，有六十万人呢！”熊职笑道：“很好，咱们看看他熊侣的军队，面对自己的父兄子弟，这仗怎么打？他们的长弓硬弩还能射出来吗？他们的大戈长矛还能举起来吗？哈哈哈哈！”

申霜却高兴不起来，忧心道：“陛下，可咱们的士兵也不忍心杀伤对方呀？”熊职道：“申霜将军！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这样的军队对峙，用得着强弓硬弩、大戈长矛吗？”申霜一时疑惑道：“陛下，您得意思是……”熊职冷笑道：“到了黑夜，咱们就开关门，放士兵们出去，只在楚营周围山林旷野，喊他们父兄子弟的名字，唱楚乡之歌，对方军心本来就乱，一听乡音，又是父兄子弟的呼喊，能不争先恐后奔来吗？到时，他熊侣的军队，是不攻自破呀！”

申霜又忧心道：“陛下，若熊侣恶性生发，真刀真枪射杀怎么办？”熊职嘿嘿一笑道：“那，更好办了，熊侣将多一项罪名也，那必将激起双方士兵的更大愤怒，他也就只能当孤家寡人了！哼！既使他们营中发生了哗变，我们这边士

兵的斗志又会最大可能地激发出来，熊侣一样难堪呀！”诸文武一听此言，莫不拜伏道：“陛下之计，千古未有！大王之妙，我等万不可及也。”熊职哈哈狂笑道：“诸位爱卿，就依我的意思，每天晚上派三万人出来喊话，先熬他十天，看他熊侣有什么本事能支撑下去！”诸文武应声唱道：“陛下授命，我等凛遵！万计万妙，战无不胜！”

6

是夜，缙关外的楚营中，楚庄王正坐在大帐中烛下沉思，忽听楚营四周，传来七长八短，无数楚人的呐喊，楚王一皱眉，心道：“果不出老子当日所料，熊职真用了这一手！”一念及此，楚庄王迈步出了帐，但见各帐中士兵们都已出了帐，站在营地上倾听，就听缙关城下四面楚声，无数的楚声在喊着一个个名字：“长生子！我是你爹！听到我声了吗？别跟着那暴君在外国他乡乱跑了，回来吧！”

“顺利哥！我是青啊！回来呀！嫂子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呢！”

“喂，沈鹿的父老乡亲！我们等你们回来！”

……

各种叫声在茫茫的黑夜里亲切又遥远，叫声之中，夹杂着楚人的乡歌土谣，就听他们洪声歌道：

为我楚人子弟者，哎吆！

何必他乡轻生死。

人离乡贱哪，咦呀咳！

鱼离水死吆！哎吆！

我命虽贱非草木，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他乡谁来葬啊？

哎吆！哎吆！

故乡老娘倚门望呀，

老爹老娘望穿眼呀，

楚有田，待君耕！

楚有泽，待君渔！

儿才三尺待君教且养呀……

随着楚声楚歌之起，许多楚兵默然泪下……楚庄王闻声一跺脚，转身回帐，符离将军随后跟着进了大帐，孙叔敖、养由基、渐羿、屈荡、景举、灌昭等文武将士随后也默默入帐，楚庄王在大帐上太息道：“若非老子先生临行遗策，只熊职这一夜楚歌，就能把寡人的军队给瓦解了！惭愧呀惭愧，寡人负老子先生多矣，如今老子

先生去了，去了，只怕寡人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他了……”楚庄王言罢潸然泪下，诸将士无不垂泪。

见楚王悲切，符离将军劝慰道：“陛下莫悲，待复国之日，咱们朝周，总有见面时。”楚庄王叹道：“唉，寡人刚愎自用，不听老子之劝，才有今日之败也！符离将军，都按老子的遗策安排好了吗？”符离将军道：“是的，陛下，都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好了！”楚庄王黯然叹道：“唉！有些东西，只有失去了，才觉得珍贵呀。”

7

绾关将军府上，经历了一夜楚歌，熊职坐在中军大帐，满脸兴高采烈，诸位将军也各个面有喜色，熊职问道：“诸将官！昨夜楚城，所获几何？”申霜喜道：“启奏陛下，昨夜我军出城三万人，带回了八千子弟！”熊职闻言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哈！第一夜，就喊跑他八千人，已是不错了——熊侣必心慌矣，熊侣必发狂矣！”

申霜一旁笑道：“启奏陛下！他们父兄兄弟相认，场面极是感人啊！哭着、抱着——看来熊侣的士兵长征在外，厌战久矣。”熊职点头道：“是啊！是啊！寡人此举正是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呀！申霜，今天怎么安排？”

申霜敛容道：“自然遵陛下之命，对外紧关城门，对内，将昨天已奔来的八千名楚人，派人押解，遣返还乡，以免生变呀！”熊职一皱眉道：“申霜将军，怎么能叫押解呢？那些人都是寡人的好子民，应该叫护送还乡……啊？哈哈哈哈哈！护送他们，莫再走错路，莫再受伤害，莫再……他们的武器都留下了吗？”申霜道：“都留下了，陛下，本将军怎放心他们带着武器回乡呢？”

8

绾关校场上，回国的楚庄王的士兵们两相挽扶，排成队，走进校军场辕门，把手中的武器扔下，然后到一号桌前登记姓名，到二号桌前领符牌，到三号桌前领铜币，到四号桌前领米粮，然后出去。

校军场上，武装戒备森严，执戈佩剑的士兵监视着赤手空拳的楚人，各按乡里，编入自己的队伍，每一队队伍前，都有士兵高声喝招乡里：“冶父的！这里来！”

“章华的！这边！这边！”

“谁是郊郢的？谁是郊郢的呀？这边来”

“这边是蒲骚的乡亲！回蒲骚的！这边来！”

……

望着校军场上一派忙碌景象，申霜、范金、刑甲、咸庆诸人在点将台上莫不有得意之色，此时台下的校军场上，回乡的队伍百人一队，由六位士兵押解着，一队一队经过点将台下，点将台下设有一案，每一队楚人走过，负责押解的伍长便在案

前停下来，写好乡里、人数、自己姓名，然后领上符牌，默默地出场子。

9

楚国苦邑濂乡曲仁里，老子宅中，老李树下，李母手拿一只鞋在做针线，李母的一旁，摆着一只筐箩，筐箩里放着杂物和另一只鞋。

这时霜儿搀着冶棠走过来，冶棠挺着大肚子，走路迟缓，冶棠向李母打招呼：“娘！您又在给他做鞋了？”李母闻声并不抬头，长吁短叹道：“我算计着，老子快回来了。”冶棠忧心忡忡道：“娘！楚国现在乱成这样，老子他们……他们八成是……是回不了国了……”李母停针劝慰道：“儿媳呀，你别焦心！楚庄王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有雄才大略和四十万精锐楚军，且有孙叔敖、符离他们辅佐，一定会打回来的，楚国还是楚庄王的，这错不了。”

冶棠摇头叹息道：“娘，楚庄王是个无道之人！楚人对他可是又恨又骂，所以失去民心的！”李母道：“儿媳啊，若那熊职坐了楚王，楚国可能还不如熊侣！熊侣虽然无道，但不是昏君啊！他是个霸主之才，会醒悟的……老子跟着他没有危险的……儿媳啊，你要小心腹中的孩子，时候不早了，回房歇息去吧……”

冶棠、霜儿正要回房，郁离拉着牛车回到了院外，李母问道：“郁离回来了！今天的买卖怎么样？”郁离道：“老太太！还好，那些农具呀，都卖完了。不过，更多的人和咱们订货，却是要打武器，要刀剑的多。”李母道：“兵器不祥……就是给多少钱，咱们不打那东西，打点农具……是为乡亲们方便！”

“是，老太太。”郁离答着，却一直停在门口，霜儿喊他道：“你傻子啦？只顾说话，把牛赶进院来呀！你不累，牛还累了呢！”

郁离笑了，拍拍青牛的头笑道：“青牛！有人关心你，可比我还上心呢！”青牛如通人意，发出了哞的一声长叫。

10

老子草堂里，冶棠坐在榻上，望着烛火出神发愣，霜儿道：“主人，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再说，坐久了不好。”冶棠凄然道：“霜儿，你说，他……他在前线，兵荒马乱的，没事吧？”霜儿微微一笑道：“主人！老子先生是何等人，你怎么对他还不放心。”冶棠黯然泪下道：“可我总觉得，他回不来了——”霜儿笑劝道：“主人，你是想他想得乱心了，他可是楚庄王的老师，只要楚庄王回来，先生必定回来。”冶棠幽幽叹息道：“原先我日日盼楚庄王死，如今，却日日盼着他平安无事起来。”

霜儿道：“先生不是说过吗？有国才有家。楚庄王回来，楚国就有主了、安定了！楚庄王回来，就意味着先生也回来了，先生回来，咱们的家也就有主了、安定了！主人盼楚庄王平安，正是盼国平安盼家平安哪！”冶棠道：“霜儿，你什么时候

成大人了！”霜儿道：“主人，常听您和老太太谈话，婢子也就略知些道理了。”冶棠叹道：“霜儿，你别只顾着照顾我，也要当心自己……你的……也有两个多月了吧？”霜儿道：“唉……主人，是两个月十七天了！”冶棠关切地问道：“郁离知道吗？”霜儿道：“他怎么不知道？我禁不住他啰唆追问，不得已，便告诉他了！乐得他又跪天又跪地，白天早晨一出门，先在墙上划一道杠，一天一天，他记得真真的呢！”冶棠笑道：“这个郁离！”

窗外，此时月明如昼。

11

李母上房中，李母独坐在灯影下，继续做针线，做着做着，不觉眼袋沉，打起盹来，蒙眬中，进了一个梦境——李母恍惚中竟然看见老子推门进来了，来到了榻前，李母大惊喜，忙扶老子道：“老子，我的儿，你……你回来了？”就听老子悲道：“娘，你一向可好？”李母悲喜交加道：“娘很好，我儿……这回回来，还走吗？”老子却垂泪道：“娘，儿这次回来，是向您辞行的！”李母闻言惊问道：“什么？！儿啊，你要到哪里去？”老子泪眼凝望着李母道：“娘，儿要到远处去做官。”李母悲戚道：“儿啊，娘渐渐老了，而你媳妇儿也马上就要生了，什么官那么重要？要这么舍家舍业的！不行就和楚王辞官，咱不做了！”老子摇摇头叹息道：“娘，儿这官，楚王说了不算。”李母骇然道：“他是王，他怎么能说了不算？”老子垂目道：“儿这官，不在楚国。”李母泣道：“儿啊！你……你要到外国去做官？”老子敛容正色道：“娘，儿要到成周王城去做官！”李母一听大急道：“儿啊，楚国哪里不好，你却要到成周去？纵然王城为天下人所羨，怎比你家乡？俗语云：人离乡贱呀！”老子无可奈何道：“娘，一切都是命定的因缘，儿逃不掉的，娘！您以后要多多保重，儿走了！”

言讫，老子竟然作势要走，李母心中惶惑，大叫道：“儿啊……”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眼见老子对着她重重地跪了个头，然后起身告辞出门，李母的心都要碎了，她戚声喊道：“儿啊，何苦这样急啊——”一语既出，李母当下起身要追，却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

李母一下子从席子上坐起来，犹是精神恍惚，心头鹿撞，喘息良久，她才抚胸自静，耳听得窗外一阵风起，刮得门外树叶乱响，风透进屋来，刮得灯影乱晃，李母自觉惨淡，她放下鞋子，披衣而起，推开房门，往门外看，但见一派月光，恍惚朦胧，月影落地，李母仰望明月，忽感风吹云动，云飞月移，顿时心下悲喜交集，恍惚不安，自言自语于天道：“儿啊，你怎么啦？你到底在哪里？你没出什么事吧？早知如此，娘不该让你走，不让你应那楚王的聘啊……”

12

楚国苦邑城邑衙，范无疆在堂上审案，六衙役两厢伺座，堂下，农民陆甲与屈

成乙正在互告互辩，堂下阶前，有一衙吏牵着一头牛静静地候着。范无疆问道：“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陆甲一指屈成乙道：“大人啊，小的是原告，这牛可是我家的，他屈成乙不仁义，偷了我的牛，我一直追到他家里，可他矢口否认。”屈成乙则一指陆甲道：“大人，这牛本是我家的，小的养了三年了，平白无故，素不相识，他跑到我家里，硬是说这牛是他的，拉起就走啊！大人呀，你可得给小人做主啊！”陆甲愤然叫道：“大人！他胡说！”屈成乙也愤然叫道：“大人！是他胡说！”

听到这里，范无疆一拍案道：“你们都说这牛是自己的，有什么证人吗？”陆甲、屈成乙皆道：“有！大人！”说话间二位各叫上了自己的几名证人，就听陆甲的证人道：“大人！我等可以作证，牛是阿甲的！”又听屈成乙的证人道：“大人！我等可以作证，牛是成乙的！”

范无疆闻言点点头道：“你们都有证人，这可难断了！陆甲屈成乙，既是你们的牛，有没有特殊的标记？”陆甲急忙道：“大人，我这牛，我最熟，它耳上有缺，后腿有疤，肚下有三道白毛！”屈成乙愤愤然道：“大人！他必是看了小人的牛，当场记住的！这牛，的确耳上有缺，后腿有疤，肚下三道白毛！”

范无疆思忖半晌，又问道：“那，你们说说，这牛肚中吃的什么草料？”陆甲推却道：“大人！这回，让他先说。”范无疆当下应声命令道：“屈成乙！前两回都是陆甲先说，这次，你先说！”屈成乙只好道：“大人！昨天小人牵着牛在涡水边上放牧了一下午，这牛肚中吃的是百草。”谁知陆甲一听，立即反驳道：“大人！这回他可露馅了，昨天小的晒了一场豆子，因不小心，都让这牛吃了，所以，牛肚中吃的是黄豆粒！”

一听此言，范无疆笑了，对陆甲和屈成乙二人道：“这回行了，你们终于有了不同的说辞了，陆甲，屈成乙，这样吧，咱们当众把牛杀了，扒出它的肠胃看看，谁说得对，牛归谁，行不行？”话音甫落，陆甲屈成乙并所有证人一起喊冤道：“不行啊，大人！小民还指望这牛耕地呢！杀死了，我们的地怎么办？”

范无疆见不是头，又正色道：“呵呵，这也不行，二位，本官看来只好审牛了！”诸人皆奇怪道：“大人，牛不会说话，怎么审？”范无疆微微一笑道：“谁说牛不会说话？古语说，牛打百鞭，口吐真言，不就知道谁是主人了吗？陆甲屈成乙，你们以为如何？”陆甲忧心道：“大人，小的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古语，真要一百鞭下去，只怕打得牛重伤，干不了活了呀！”屈成乙却道：“大人！小的以为这样可以，虽然小的不知牛打百鞭口吐真言的真理，但小的相信大人的学识渊博，言必有据！”范无疆冷笑道：“事到如今，也只有打牛了，逼牛认主要紧，衙役们，给我打。”

命令既出，堂外，衙役把牛拴在树上，找来了皮鞭。就听几个衙役甩动大鞭，鞭鞭打在牛身上，打得老牛哞哞直叫，范无疆紧紧盯着二人，但见陆甲不住地回过头去，看打牛，面色惶怖，而屈成乙则跪在那里无动于衷，范无疆刚要发话，忽然见

陆甲跪行几步向前求道：“大人，求求您别打牛了，牛不会吐人言的！”屈成乙闻声一指道：“大人，你看，他分明是做贼心虚了，怕牛口吐人言了！”

见此情景，范无疆当下心雪亮，一挥手道：“门外的衙役们，别打了，这牛吐人言了！”所有的人闻言都愣住了，就听范无疆道：“这牛说，它是陆甲的！”陆甲一听急忙叩首道：“大人明镜高悬！”那屈成乙却大惑不解道：“大人——这牛没说话呀！”范无疆怒道：“你住口，刚才打牛之时，你毫不心疼，反有得意之色！若这牛是你的，又面临判失之险，又让人打，你还能神情自若吗？你这刁民，看来不打不成招，衙役们！把那大鞭拿上来，打屈成乙！”屈成乙与做证人一见事败，叩头捣地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小人知错了，牛的确是小人偷的！”

范无疆立即责问道：“为什么要偷牛？想来我们这一县百姓，若不是老子家为全县纳上了重金税赋，莫说牛，就是人，也不知道会怎样呢！你们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却做这等事？你们身为老子的乡人，真给老子先生丢人！”话音甫落，却听屈成乙哭道：“大人！我等偷牛，也是为了多耕点地，我们欠老子先生家的情分太大了！想多打点麦子，明年好还他们点粮食，稍稍感恩……可我们没有牛，靠人耕人种，明年连自己吃的却都不敢保证，就永远也报答不了老子先生家的恩，还不上老子家的情啊，大人！小的糊涂，但小的实在无法呀！”言讫，屈成乙与几个证人在堂上放声大哭，范无疆闻言长叹一声道：“屈成乙，按我楚国法律，盗牛者死，你若因此而死，冤不冤？”

屈成乙道：“冤是不冤，只是有恨，恨小人今生不能报老子先生一家的恩情了！”屈成乙与证人皆哭，听者交头接耳，亦皆歔歔，见此场景，原告陆甲与证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转身对范无疆道：“大人，小人愿收回诉状，小人愿意将耕牛借给他们，让他们耕上种上，因为他们的感受，小民深有体会！小民家的赋税，也是老子先生家给垫上的呀！”范无疆一听点头道：“民不告，官不究，但农耕要及时，尤其是夏耕，不及时种，一切就都晚了！你们一头牛，岂能耕如许多地？误了荞麦播种时节，还是不能如愿！陆甲，这样吧，你们把牛牵回去，屈成乙这边，用我的马来耕地！”

“大人！”堂上所有的百姓听到这里，莫不心服口服，叩头流泪谢恩，就听范无疆道：“衙役们，把我的马牵来！”屈成乙感激涕零，哭腔凄然道：“大人！大人……使不得！”范无疆叹息道：“屈成乙，你偷牛不过是为了种地报恩，且原告又已经撤诉，如此……情有可原，屈成乙，本邑令就姑且放过你们，你们要重谢人家陆甲，快回去吧，莫误了耕作！耕完了，把我的马喂饱，再还回来！”屈成乙大恸拜倒道：“谢大人！谢大人！”

正在这时，范无疆之子范子健急上，范无疆心知有异，忙问道：“子健，你不去涡河修桥，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范子健急道：“父亲，你快出去看看吧，校场上人都